

多少铁血豪情，只为惊雷一刻。

中国版的桥，

演绎一场“必炸之局”与“必守之阵”的殊死较量！

雷霆火

行动

王品海作

时事出版社

霹雳火行动

【王海 作品】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霹雳火行动/王海著. —北京: 时事出版社, 2011. 4
ISBN 978-7-80232-408-4

I. ①霹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44043 号

出版发行: 时事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2 号

邮 编: 100081

发行热线: (010) 88547590 88547591

读者服务部: (010) 88547595

传 真: (010) 68418647

电子邮箱: shishichubanshe@sina.com

网 址: www.shishishe.com

印 刷: 北京百善印刷厂

开本: 787×1092 1/16 印张: 23.75 字数: 400 千字

2011 年 4 月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36.00 元
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)

引 子

孙子问：“是南斯拉夫那个电影里的‘桥’吗？”爷爷
答：“不是，是中国版的‘桥’。”

朝阳。翠柏。墓碑。

一碗老酒。一支步枪。三支香火。

孙子：“爷爷，这枪上有你的名字，我认得的，这个是方什么舟？”

爷爷：“方逸舟，他是爷爷的另一个战壕的战友。”

孙子：“碑上就是他的名字。这又是什么？”

爷爷：“你还小，这是俄文，是两个苏联红军的名字，一个叫马萨耶夫，一个叫扎伊采夫，都是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狙击英雄，还曾得过斯大林亲授的
红星奖章呢。”

孙子：“这枪上的道道儿是什么意思？”

爷爷：“这是他们击毙德国鬼子的人数，死一个便刻一道，前面那个是
391道，后面那个是485道。”

孙子：“这个，是子弹孔吧？”

爷爷：“是的，是从背后打来的一枪，险些要了爷爷的命。”

孙子：“爷爷，这个道道儿为什么这么深？”

爷爷：“噢，这是一条桥的记录，所以刻得深一些。”

孙子：“一条桥？是南斯拉夫那个电影里的‘桥’吗？”

爷爷：“不是，是中国版的‘桥’。”

孙子：“爷爷，那你给我说说中国桥的故事吧？”





目 录

引子 / 1

孙子问：“是南斯拉夫那个电影里的‘桥’吗？”爷爷答：“不是，是中国版的‘桥’。”

第一章 桥头曝尸 / 1

一张接一张尸体的脸在狙击镜里一一掠过、消失，掠过、消失。

第二章 留学苏联 / 14

不想当将军的士兵就不是好士兵，不想击毙将军的狙击手，就不是好狙击手。

第三章 老秒神枪 / 29

心神交融，人枪合一，光学狙击镜分划线上，六名日军高官已然被死神锁定。

第四章 终极飙靶 / 39

眼泪和悲伤无法让死去的战友复活，一场更加危险残酷的考验正等待着他。





第五章 闻风而动 / 46

委员长有多少耐心他不知道，但戴笠有多少耐心沈默然非常清楚。

第六章 蜜糖战术 / 60

“你有枪，是支勃郎宁，当时就在你的小手里攥着。”小野的目光越来越冰寒。

第七章 香艳满船 / 70

这会不会引发一次多米诺骨牌效应？进而引发一系列外交和军事上的连锁反应，我不知道，你们知道吗？

第八章 东京论剑 / 88

二人沉浸在一种宁静、肃穆、高远的境界之中。樱花、武士道、宝刀。一种无形的力量在二人心中升腾。

第九章 巅峰对决 / 100

胜利、光荣、血誓的尽头，却连接着悲哀、凄惨和灭绝。

第十章 临危受命 / 117

“我们睡在刀锋上，屁股坐在火山顶上，头上有炸弹，脚下是地雷，江面有黑枪，上一秒不知下一秒是生还是死。”



第十一章 狼嘶虎吼 / 126

有没有一个既不得罪“狼”，也不得罪“虎”的计策？一个两面都能讨好，左右可以逢源，进退都能自如的万全之策呢？

第十二章 越狱事件 / 142

江雄风是那种“走起路来像农民，板起脸来像弱智，笑的时候像文盲，干起活来像教授”的主儿。

第十三章 舍生取义 / 157

“与其当个怕死鬼、冤死鬼、缩头乌龟，还不如壮烈一回，血洒疆场，当一回英雄！”

第十四章 风云际会 / 171

与这种人打交道，一句话不能说错，一个眼神不能用错，一个动作不能做错，错了就是杀身之祸。

第十五章 仇人相见 / 184

“高，真是高，你姓高真是没姓错。我要佩服大本营的眼光了，选了你这么经验老道又深富谋略的大佐，简直就像一位狡猾透顶的间谍大师嘛。”

第十六章 铩羽而归 / 199

“不，监狱你们是回不去了，越狱犯只能被直接送往刑场。我也是职责所在，不得不为呀，请务必保持克制。”



第十七章 蝉前雀后 / 212

我们阔别数年，远行归来，本应该相拥而涕，把酒言欢，甚至歌呼竟夜的，可我们却恶语阵阵，绳索条条，刀光闪闪。

第十八章 歧路惊魂 / 228

她原本就是艺伎出身，长得身材高挑，明眸皓齿，肌肤赛雪，她身上还有某种佻衅的东西，从她凝视的眼神，鲜艳的红唇和端庄的举止中流露出来。

第十九章 夜莺展翅 / 237

冷酷残忍如戴笠，薄情寡义似沈默然，竟也会为一个属下的牺牲如此伤感动容，在她还真的是第一次见到。

第二十章 巧智劫持 / 250

当着这样多特工的面她竟然如此坦率镇定，把一个假身份扮演得滴水不漏，这样的女人会是什么样的人？是谁在她背后下指导棋？

第二十一章 幽灵袭击 / 261

作为一个狙击高手，他知道绝境意味着什么：三发子弹，六个敌人，这种情况翻盘的可能性不大。这根本就是一个死局。

第二十二章 以鱼钓人 / 283

她心里暗笑，为自己这个绝妙的“金点子”而自鸣得意：从来世上只有人钓鱼，而今她要来个“鱼钓人”。



第二十三章 千钧一发 / 300

想劫持我？诡计居然玩到我头上来了？可见敌人智穷计尽、穷途末路了，连这种下三滥的招数都使出来了，不得不在我身上打鬼主意了？

第二十四章 教堂鏖战 / 312

“老秒神枪”根本不是人，而是一个传奇，他枪法极准，弹弹爆头穿心，一击必杀，是皇军的梦魇。没想到这个人竟然从一个狙击手，变成了大桥的掘墓人。

第二十五章 中日论战 / 331

我们曾建起过一条物质的长城，自我欺骗和自我折腾了两千年，可我们应该大声问一句，我们精神上的长城在哪里？

第二十六章 绝处逢生 / 341

天底下还有比他脸皮更厚的人吗？还有比他头皮更硬的人吗？如果世界上真有脸皮最厚、头皮最硬的比赛，江雄风这小子一定能得冠军。

第二十七章 霹雳怒火 / 353

“但江雄风不同，他是属于那种你杀也不行，不杀也不行的主儿，是那种你杀他心尖儿直打颤的主儿，是我这辈子碰到的杀起来难度最高的主儿，所以也必定是个杀完就后悔的主儿。”





孙子问：“爷爷，那个在你背后的人，最后开枪了吗？”爷爷答：
“无所畏惧的人是打不死的。”





第一章

桥头曝尸

一张接一张尸体的脸在狙击镜里一一掠过、消失，掠过、消失。

钱塘江面，弥漫着还未散开的晨雾。

雾气飘浮着、流淌着、笼罩着，淹没了江面，淹没了沿江低矮的楼房和两岸茂密的松树林，使世界变得荒凉死寂。

几颗疏星在天宇上闪烁，远远的，隐语般地透出神秘的幽光。

天刚有点蒙蒙亮，江边空气潮湿，腐质物混合着春日的花香，淡淡飘来，大地与江流的衔接处显得模糊不清、影影绰绰。

松树梢上的针叶丛厚厚实实的，晨风在这些针叶丛上轻轻地戏闹了一阵。天色渐渐变亮，最后的一批星星无声无息地消失了，天空与地面连成了一片，浑身翠绿的树林也最终抖落了它身上残留的黑暗和雾气，威严地耸立着。一只背上带条纹的松鼠正在忙碌地在松树上吃着松果，偶尔也会把空的和裂口的松果扔下来。它一不小心把一颗大粒的带着鳞皮的松果弄掉到草丛里，于是这个树林的小主人便顺着树干爬了下来找寻它的可口食物。那枚松果掉在一团松软的花花绿绿的“草丛”上，松鼠跳了上来，一个黑黑的、圆圆的、闪着亮光的东西吸引了它的视线，这是什么？松鼠好奇地打量着这个古怪的东西，用鼻子嗅了嗅，突然这草丛动了一下，机灵的松鼠一个本能地一窜，爬上了松树梢逃跑了。

这枚松果恰巧滑落到草丛边上，如果用人的眼睛从这里往前望去，可以清晰地看见 500 米开外的钱塘江上飞架着一座庞大的桥梁，钢架、横梁、铁



轨、桥身，这些景物像胶卷底片从冲印液中慢慢地显影一样，由惨白色变成青灰色，再变成黛蓝色，在迷雾中层层加深。

一片模糊的灰色闪入一个圆孔内，一张脸进入了。模糊，清晰，模糊，又清晰，始终是男人的脸，左右晃了一下，又定位在圆孔的正中心不动了。

这是一张布满了血污的男人脸，僵硬、惨白、肌肉扭曲。这张脸在十字分划线的交叉处定格了。只见这人的头耷拉着，双目紧闭，头发油垢，太阳穴有一个深黑色的血洞和已经风干了的大块血痂。

圆孔上移，先是露出了一双手，这双手被一根很粗的绳子反扣着悬吊在大桥的横梁上。圆圈下移，露出遍体的血污，一个布满浑身弹痕的尸体，在风中轻轻地摇摆着。

这是一具男人的死尸。

圆孔右移，很轻、很慢、很谨慎，又一张脸出现了，准确地说是半张脸，另外一半不见了，被炸飞了，露出森森的白骨，灰黄的头发在风中飘着；接着是另一张脸孔，眼部是两个黑洞，从浮肿着裂开的嘴唇里看不见一颗牙齿。

圆孔中每张脸孔都腊白腊白的，紧闭双目，了无生气。

是的，这又是一具尸体，他的旁边是另一具尸体，一具接一具，横梁上一共吊着八具尸体。一张接一张尸体的脸在狙击镜里一一掠过、消失，掠过、消失。

圆孔中又模糊了，下面的景物慢慢往上浮动，虚影重叠，远近互见。500米开外的大桥上，几十个荷枪实弹的日本兵整齐地排列着，如临大敌般面朝外肃立着。日本兵的脸，骄横、狂傲、满布煞气。

圆孔中，又出现了一个手牵狼狗的日本士兵，穿着带钉的皮靴，正在一层铁路桥上巡逻。一只纯种德国狼狗在他手里牵着，狼狗嘴里露出血红的舌头和尖利的牙齿。

圆孔晃了一下，开始往远处窥望：江对岸，雄伟的六和塔临江而立，俯瞰着钱塘江宽阔的江面，昨天，这里还没有任何旗帜，今天，一面日军的太阳旗却在塔顶上迎风招展。两岸有数十个碉堡，一个接着一个，整齐地沿江排列，上面都站着拿枪的日本士兵，旁边墙上还写着“武运亨通，东亚共荣”几个粉白的大字。

江北岸有一个三层的桥头堡，高高耸立在大桥的顶端。这是一座大型的塔式岗楼，岗楼上方，也插着一面太阳旗。岗楼下方堆满了沙包、铁丝网、鹿砦和防撞栅栏。



江北岸，距离大桥五百米远的草丛中，狙击镜后，一双深黑的瞳孔精芒毕露，那是一双男人的眼睛。眼睛四周散布着褐色斑点和充血的虹膜，那眼睛像冻住了似的，完全没有改变，既不眨动也不更改它与镜片的距离，仿佛已跟狙击镜的镜片连为了一体，连瞳孔都是静止的，既不放大，也不缩小，一如狙击镜锁在枪上，那眼睛也锁在了狙击镜上，任由景物、尸体、大桥和守桥的日本兵在眼前一一划过。

那个圆孔原来是一面狙击镜，就是刚才那只调皮的松鼠发现的古怪装置，那狙击镜高高地立起在一枝隐蔽得很好的狙击步枪上，那支枪从江边小山丘上茂密的松树林中的一簇灌木丛中探了出来，透过凌乱的枝桠，隐隐露出狙击镜后的一张脸。

虽然还涂着两三道纵横交错的黑灰，但那是一张男人的脸是确定无疑的。这张脸有着矿石般的特征：石岸般突出的眉峰，深潭般的双睛，黧黯的双眸覆盖着一层寒霜，皱成了“川”字的眉宇间浮现着一丝焦灼、忧愤、恍惚的混合表情。从略高的颧骨往下，是刀劈斧削般的下颌，处处隐现出一种内在的力感。这张脸上有一个突出的特征，在右眉骨稍稍靠上的位置，有一道略斜的、三寸长、一指宽的伤疤，此刻正随着情绪的紧张、激动而胀得发红透亮。

这个持枪的人，就是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三北独立一团的侦察连副连长方逸舟。他和战友们正在奉命执行一次危险而又艰巨的任务：炸掉钱塘江大桥。这是一场“必炸之局”与“死守之阵”的殊死较量，可眼下，桥仍然矗立在那儿，不但没被炸掉，九个炸桥人中却只有方逸舟一个人活了下来，其他的八个人全死了，死于一次无果而终的炸桥行动，死于守桥日军的拼命顽抗之下，死于一阵扑面而来的疯狂弹雨之中，死得悲惨，死得壮烈，也死得十分憋屈。

方逸舟怎么也想不到，事情会搞到如此地步：“霹雳行动”彻底失败，而且全军覆没。

要了解这次炸桥行动的前因后果，需从十天前他们接受任务时说起。

那天的任务是浙东纵队的谭司令亲自下达的。谭司令的湖南腔清亮而又悠长，从草棚中飘来：“自从1942年5月份以来，日军发动了浙赣战役，打通了浙赣路，大批国民党军队西撤了，敌后空虚。中共华中局及新四军军部决定，进一步发展浙东游击战争，乘日军后方空虚之际，创立抗日根据地。现在，浙东主力部队统一整编为第3、第4、第5支队，共约3万人马，与敌





人展开了一场广泛的游击战和破袭战，重创日伪军，为在沿海和山区进行长期的游击战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，实现了保持战略支点的重大目标。从1942年下半年开始，也就是去年，日军转入巩固对占领区的统治，去年冬季日伪军对三北地区连续发动了3次大扫荡，加修了许多公路、铁路和沿线的据点、炮楼，还对沿海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‘清乡’。目前，抗日的局势仍然十分严峻，为了更好地配合我新四军在苏、皖各地抗击日伪军，进行反‘扫荡’和反‘清乡’，我们浙东纵队必须积极行动起来，展开一系列的破袭战，以游击战的形式，达到宏观上削弱日军和赶走顽军的战略目的。此次你们小分队的任务，很明确，就是不惜一切代价，炸掉钱塘江大桥。这是一次典型的内线作战，在敌人的心脏部位来个突然袭击，来个中心开花，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，炸它一个桥塌人亡，让敌人‘南北不能呼应，东西不能驰援，首尾不能相顾’，彻底打乱日军下一个‘扫荡’的重大军事步骤，粉碎日军的‘清乡’美梦。”

与会的九个人，一听是这个任务，大家的情绪一下被点燃了。

大家争着表决心时，方逸舟激动地站起道：“谭司令，可不可以这样理解，炸桥是一箭三雕：重创日军，震慑伪军，挤走顽军？”

“唔，说得好，真有你的，‘老秒’啊，连我都没你总结得这么精辟。”谭司令一面赞扬，一面有些后悔，心想把这样的人才撻了两级，不，是三级，是不是有些太过草率了？

侦察连长龚大鹏“虎”地站起，当即向纵队首长和鲁团长表了态：“司令员，给它狗日的送上一顿霹雳大餐和惊天迅雷，看我们的吧！我保证坚决完成任务，炸不掉大桥，提头来见。”

提头来见，这话说得豪气，说得霸气，说得谭司令连连点头赞许，更说得九个人信心倍增，跃跃欲试。因为他们都知道，守桥日军就是当年首批冲进南京城的日军华中方面军第6师团所部，师团司令官就是中将冲山元，那个战争狂人，那个撒旦和魔鬼交织而成的恶魔，在他的命令下，那些进城的日军疯狂地烧杀、掳掠、奸淫、施暴，最后在中华门杀害了无辜平民和国民党军投降官兵近30余万人，写下了人类历史上最残暴、最疯狂、最血腥的一页。现在这批即将要执行任务的人中，许多人的父母和亲属，兄弟姐妹，都是死于那次大屠杀，作了日本人的刀下鬼和亡国奴。

可现在，复仇的机会来了，炸桥勇士们个个摩拳擦掌，人人心中都在怒吼：“复仇！复仇！复仇！血债血偿！国仇家恨一次了断！”



开完会后，独一团的鲁团长把连长龚大鹏和副连长方逸舟单独留了下来，在团部的草棚子里面授机宜，对二人作了一番仔细叮咛和郑重交待：“这次行动因为事关重大，对内对外都要严守机密，行动代号定为‘霹雳行动’。你们此去只是侦察敌情，如果机会好、把握大，可以立即实施爆炸，但必须事先向我请示汇报。上个月兄弟部队曾经先后派遣过三个小分队，都伤亡惨重，无功而返，因此你们决不能轻敌，不仅要有必胜的信念，同时还要做好艰苦作战、连续作战的准备，甚至要做好牺牲的准备。”

接下来，三人又对炸药运输、爆破器材的准备、行动路线、落脚点等等细节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和周密的部署。

第二天天没亮，炸桥小分队就紧急出发了。

可别说新四军中没有人才，这可是一个由神枪手、地雷战专家和战斗英雄组成的精英团队。带队的侦察连长龚大鹏，曾荣获过“孤胆侦察魂”的光荣称号，曾孤身潜入敌后，一个人一杆枪，两个日制掷弹筒，15颗美式手雷，阻滞了一个大队的鬼子三天三夜，最后被包抄而来的新四军六纵全部歼灭。连陈军长都亲自给他佩带了大红花呢。然后是副连长方逸舟，他是一个曾经一个月内从副营长一直被擢到副连长的传奇人物，外号“老秒神枪”，一杆狙击枪，弹弹爆头穿心，飞弹传书，给日寇送上了一张张地狱的请柬。他还是新四军中唯一一个见过斯大林的人，一个头上光环多得数不清的战斗英雄。再下来是黄明辉，立过六次三等功，两次二等功，是一个“抬手打飞鸟、飞骑钻火海，毙敌过了百”的神枪手。玩爆破的是张拯民、刘志斌，从山东地雷战中起家，后来专炸日军的桥梁、公路和岗楼，曾把地雷玩到了树上、门梁上和房顶上，有些地雷居然会跳起来凌空飞炸，炸得日军鬼哭狼嚎，心裂胆丧。而赵振清是火车司机出身，什么车都会开，船也会，是一个曾经大言不惭地夸口说“不用学也会开飞机”的主儿。

就是这样一个精英组合，世界上还有什么桥炸不掉的吗？

守桥日军，败局已定。

可问题是，高估了自己，或低估了敌人，都是同样的致命。

他们一行九人，乔装成一伙客商，来到了杭州城外的一个小镇滨江镇，在一个旅社里安顿了下来，这里离大桥只有三公里，又隐蔽又安全。炸桥被分为三个步骤进行：首先是侦察敌情，下来是密谋策划，最后是实施爆炸。

一行九人，分成两组，一组在龚连长的带领下，有的化装成乞丐和小贩，



有的乔装成砍柴人和拾荒者，四处刺探、打听；一组由方逸舟带领，混迹在茶馆、酒楼、澡堂和旅社，采用询问、聊天和听壁角的办法，用了五天时间，初步摸清了大桥的基本情况：

自“8·13”抗战爆发以来，日军从杭州湾登陆，紧逼华中和浙东。为了阻止日军继续南下，桥梁的设计者及施工主持人茅以升，不得不奉国民政府军政部的命令亲自将大桥炸毁。日本人占领杭州后，为了打通去宁波方面的路线，于1941年开始重修此桥。目前，经过两年建设，大桥已被修复，并成为了江浙一带日军的重要交通干线和军事据点，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。整座大桥全长1400米，为钢筋水泥建筑，共有20个桥墩，分为上下两层，上层是公路桥，可以通汽车和行人，下层是铁路桥，可以开行火车。为了防范新四军、游击队和国民党的忠义救国军、别动队的破坏和袭击，日军对大桥进行了全天候禁行。民用车辆和行人如要通过大桥，必须持有杭州警备司令部开具的蓝色派司方可。守卫方面，除在大桥两端500米处设立了伪警检查处，检查来往的行人、车辆外，还在桥上、桥下，以及沿钱塘江两岸修建了数十个坚固的碉堡和据点，还安设了许多探照灯和岗哨。而伪军是不能接近大桥的，守桥的全是日军士兵。其明哨35处，暗哨二十几处。白天，大桥上每隔100米就有荷枪实弹的日本兵站岗，晚上，每隔50米还要增加流动哨。钱江两岸，一个接一个的探照灯，把整座大桥以及桥两边的滚滚江流都映照得清清楚楚、明明晃晃，连飞鸟都很难接近，更不用说船只和行人了。上个月，就在大桥即将竣工的前期，日军增派了4个高射炮兵中队进驻大桥两侧的小山，其160门口径不同的高射炮群组成了一个火力密集的防空网，任何想从空中靠近大桥的飞机，在离大桥还有两千米距离时，就会被炮火击中而被打得粉身碎骨。

守卫的情况是：1个日军宪兵中队、2个步兵野战中队、4个高射炮兵中队、1个探照灯部队、1个雷达兵部队，还有后勤、维修、补给中队等，总兵力2500人。”

看这架势，动用了如此庞大的兵力，日军是铁了心地要死守这座大桥了。

情况摸清后，接下来是进行爆炸方案的策划。

龚连长和方逸舟副连长组织侦察骨干们开了三天的会。会议是在小镇上一间川菜馆的包间里秘密召开的。面对钢筋水泥的坚固桥体和桥墩，防范严密的守卫措施，强大的兵力布署与火力配置，多点防御与交叉支援，“空、地、桥、水”的立体防御，让他们陷入了“老虎吃天，无从下爪”的尴尬



窘境。

这一群从来没有被任何困难难住或吓倒的人，一群高智商的战斗精英，一群游击战的高手们，第一次遇到了难题。他们绞尽了脑汁，出尽了八宝，怎么也想不出一个万全之策，既可以顺利地炸毁大桥，又可以全身而退，不伤一兵一卒地悄然撤离。

严峻的挑战摆在了他们每个人面前，这道难题似乎把他们彻底难住了。

是的，战争，两军厮杀之地，生死存亡之间，从来都是对人类智慧的终极考验。

他们为了种种方案而争论得面红耳赤。各种逻辑被摆了出来，各种方案在互相驳难，许多大胆的想法都在挑战极限，离奇的设想也一个跟着一个提了出来。

如果从水面偷袭，则需要船只或快艇，但这条防守得如铁桶般的大桥，无论是任何人和船也难以接近而不被发现，这个从水面袭击的方案因为条件不具备最终被否决了。如果从空中偷袭，新四军不要说没有轰炸机，甚至连一个能飞得起来的机械装置都没有，这个方案根本就是无稽之谈。如果从水下偷袭，也许行，但你用什么？用潜水员吗？当然九个人中会潜水的有三个人，但他们怎么安放炸药呢？这么一座大桥，没有 2000 来磅强力 TNT 炸药，根本动不了它一根毫毛。而且这么多炸药，你光靠一两个人怎么把它们安全运到并放置在桥墩之下呢？这个方案斟酌再三也被否决了。

比对来，比对去，既然空中不行，水面不行，水下也不行，剩下最可行的办法，就只有从陆路进入大桥。但从陆路进入，关卡太多，不仅人员进入颇费周张，如果叫日本人发现怎么办？即使不被发现，你那 2000 来磅的炸药怎么随人一起运上大桥？怎样在狡猾透顶的日本卫兵眼皮底下瞒天过海，骗过严格的盘查，而把“地狱之礼”安全地带到大桥上呢？最后炸一下倒也简单，“嘣”的一下灰飞烟灭，一了百了，可问题是，还没等轮到你炸呢，人倒先被干掉了。

“唉，难啊，真的难”，人们始料未及，要炸毁这座桥，真的比登天还难。

行路难，难于上青天，炸桥难，比上青天更难。

新四军炸桥小分队的九个侦察员，九个亲如兄弟的人，躲在川菜馆的包间里，争吵、辩论、拍桌子、踢板凳、吹胡子、瞪眼睛，甚至还有几个被“问候”了老娘。

可三天过去了，还是一筹莫展。架也吵了，脸也红了，娘也骂了，怎么

